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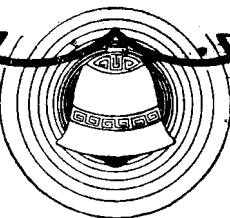
外 交 叢 書

日 俄 關 係 論

外 交 評 論 社 主 編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6669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版

日 俄 關 係 論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主 編 者 外 交 評 論 社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588)

引言

日本之大陸政策，與蘇俄之遠東政策，實爲兩國因地理環境而形成針鋒相對之傳統政策，故當兩方政策進行之時，每以勢力之伸張，而發生利害之衝突；雖其間因國際或國內政局之變遷，忽緊忽弛，時起時伏，然此乃表面一時的現象，究其實際，固無日不在暗鬥中焉。

我國領土東北之一角，介乎日俄之間，因我國之積弱，早已成爲彼兩國共同垂涎之俎肉。憶自中日戰後，日以俄之干涉遂將遼東還我，日俄戰後，則俄以取得於我之遼東轉讓於日，曾幾何時，而日復攫取滿洲爲己有，俄又以與我共有之中東鐵路售之於日，此種非法行爲，無一非我第三者之損失。且日勝俄所得者爲我之物，則將來日敗於俄，其所失者，亦不過以已得於我者讓之於彼而已！是故日俄之衝突，不論孰勝孰負，其不利於我國則一，此國人所當注意者也。

日俄衝突之不可避免，已爲無可諱言之事實。日俄果一旦發生戰爭，我國其將何以自處？此固有待於舉國之勢力，方能避害而趨利。然於日俄間之關係，總須隨時觀察，澈底明瞭，此即編者編輯

日俄關係之歷史的研究

高宗武

國際關係的變化，實在可以說是同貓兒的眼睛一樣，沒有一刻是終止的。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因為中日的紛爭，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第三國際的種種關係，以日本之兇暴，中日問題之複雜，決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這是無論什麼人都知道的；可是解決的時間越長久，國際的變化越厲害。日本現在的整個計劃，一方面用種種的手段，延長解決中日問題的時間，以求在這延長的時間之內，製造機會，給其利用；一方面在外交上下總動員命令，對國際方面大試活動，今日拉攏法國，班任拉攏美國，在國際則取反攻之勢，先發制人，以達其最後目的。然而九一八中日事件發生之後，國際間的變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總不外是日美的關係，日俄的關係，和日法的關係，其中因地理及其他種種的關係，尤以日俄關係為最重要。最近關於日俄諒解的種種傳說，甚囂塵上，作者想以

歷史的眼光，來研究他一下，因為這種研究，至少的限度，可作推測日俄關係的參考。

一 日俄關係的起源

從前在太平洋沿岸航行的日本船舶，因為船體構造不堅固，和駕駛者的缺乏航海經驗和智識，時常有飄到岡札德哥 (Kantschacka) 半島及千島一帶地方，可是因為這種航海飄風之故，倒能夠使風馬牛不相及的日俄兩國，發生關係。根據 G. W. Stoller: Beschreibung Von den Lande Kantschacka 第二三九頁到二五二頁所記載，當初有一個日本人叫做 Denbei (傳兵衛) 他的父親叫做第阿沙 (Diasa)，住在大阪的淡路屋，家中素業製造事業。日本元祿九年 (一六九六年) 傳兵衛和他的傭人，乘帆船一隻，載米、酒、布等物，由大阪出發，駛往江戶，不幸中途遇颶風，飄流到岡札德哥海岸，後來遂被出征中之阿度拉沙夫 (Atlasoff) 帶到俄國。傳兵衛一到俄國，人皆視爲珍客，頗得一般俄國人之注意。傳兵衛逗留西比利亞及俄羅斯一帶地方，十有年餘，有名的地理研究家 Philipp Gohann von Strahlenberg 亦特地去會傳兵衛，歐洲人之所以知道西比

利亞之東方接壤於日的北邊，可以說是從此始。

將傳兵衛召到俄羅斯本國的原因，據歷史所載，實由於彼得大帝的勅令。當時彼得大帝正計劃大規模的太平洋探險（或稱遠東探險），發現日本的航路，當然是彼得所早已顧慮到的，同時認定在俄羅斯有設立日本語學校，養成日本語翻譯人材的必要，所以召令傳兵衛到俄羅斯本國去作教授，後來因為傳兵衛不解俄語，令其於三年六個月之內專心學習俄語，一到傳兵衛稍解俄語的時候，彼得大帝於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勅令命砲兵大將 Alexandr Archilovitch 及砲兵少將 Brigns 在聖彼得堡創立日本語學校，命傳兵衛為教授，招募青年數人，使其學習日語。當時俄國當局，以日語教授僅傳兵衛一人，一旦死亡，不無絕種之憂，乃特命西比利亞局轉命鄂奎次克 (Yakutsk) 地方官，將漂流到岡札德哥的日本，再送一名到聖彼得堡。當時俄羅斯之注意日本以及其他種種的苦心，可想而知。自此以後，俄羅斯與日本之瓜葛，亦遂日深一日。至於俄羅斯之所以注意日本的原因，其出發點，無非在彼得大帝經營東方的整個計劃，後來日俄的種種問題，也就因此而起。

太平洋探險，是彼得大帝晚年的事業。他的動機，因傳說不一，無從採取。然而我們看他的結果，彼得的計劃，可以分作兩種：第一是北太平洋的探險，第二是開發中國、日本及印度的航路。若據日人的觀察，彼得大帝之雄圖，原想以千島相對時的日俄兩帝國實行接近，以圖利益。彼得死後，俄國有海軍中校，Martin Sparberg 繼彼得之志，於一七三九年六月，率隊赴日探險，出沒於日本的奧州及安房國海岸等處；可是當時的日本，不必說不知道這異國輪船有特別的使命，就是究竟屬於何國，也不得而知。總而言之，過去一個世紀之中，俄羅斯沒有間斷的經營遠東，尤其是注意日本北部，雖則首當其衝的松前藩，固守沉默，但是已成爲絕對不可以隱蔽的事實。後來因爲荷蘭國商館長的報告和弁用斯次克（Benyovszky）伯爵的警告，使日本逐漸的注意起來，這也是無可疑之事。這裏面首開其端，唱俄人南下不利於日本者是仙台藩醫工藤平助。工藤由松前藩勘定奉行（宮名）湊源左衛門聽到俄羅斯侵略北邊的事實，以及荷蘭人種種的報告，乃綜合其對俄羅斯南下的意見，公然發表，後來有一位名林子平者，也有同樣的見解，日本從此始漸知戒備。

以上所述，都是俄羅斯對日本非正式的行動。俄羅斯派遣日本的正式使節，是從一七九二年

(日本寬政四年)夏由鄂霍次克 (Okhotsk) 出發的拉克斯三 (Aolam Kyriloutooh Laxman) 中尉起。拉克斯門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到日本的北部，即上陸去見駐運上屋的松前藩吏熊谷富太郎，申述來航的理由，並說季節已晚，要求在他拋錨的根空灣過年，熊谷富太郎向其要求，對松前藩廳提出之公文。松前藩廳接受了俄羅斯特使拉克斯門的公文書之後，視為大事，馬上遣使把他送達在江戶的藩主松前若狹守。松前藩主復將此文書送達月番老中 (官名) 松平和泉守官邸。當時的老中和帶着輔佐將軍家齊重任的松平越中守一接到俄羅斯派特使來朝的報告，根據其諮詢於閣僚，若年寄、三奉行的結果 (以上皆官名)，決定十月二日為應接俄羅斯國使之期，特派宣諭使前往蝦夷。第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宣諭使石川將監、村上大學，在會見所接拉克斯門，說明在能接受文書之意旨。六月二十日兩宣諭使再見俄國特使，此時拉克斯門纔確認兩宣諭使是日本中央政府派來的全權委員，方把西比利亞總督的公文正式交給他們兩人，請求接受遭難的海員。兩宣諭使答以長崎以外各地，不能接受外交上之公文，勸他馳往長崎，直接接洽，並贈以白米百俵，大麥六十一俵，小麥二十七俵，蕎麥三俵，鹿肉六樽。拉克斯門感謝日本之餘，於六月三十日

拔錨而歸，八月二十四日達鄂霍次克，此爲俄羅斯第一次遣派使節到日本的經過。其後有萊沙諾夫 (Lesanoff) 等的第二次使節，因此而引起日本人的經營蝦夷，與注意北防的論調。

二 中日戰爭前後的日俄關係

從拉克斯門 (Laxman) 第一次到日本之後，繼拉氏者有萊沙諾夫 (Lesanoff) 哥羅婆尼 (Golovin) 等之渡日。雖則彼此往來，時斷時續，未有正式的國交，可是兩國的關係，漸形複雜，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因俄羅斯之南下，引起日本人之北防；及一八五八年的中俄愛璦條約成立，俄人遂佔有黑龍江北部之地，東至庫頁（日本改稱曰樺太），勇猛前進，與日人之居留其他者，時起衝突。俄國皇帝請劃疆界，日本德川幕府拒而不納。後來阿理的安政條約成功，俄國人重申前請，結果議定仍循舊例，許兩國人民雜居其地，但是俄國人遷居其地者，日益增加，幕府驚愕，極感不安，屢次遣使到俄，商議地界，可是毫無結果。同時俄人復侵佔對馬島，此島本屬日本，爲往來韓國必經之地。我國佔據此島，建築兵營，將有久駐之意，後藉英國人的幫忙，俄國方才退去。一八七一年日皇託美國

公使致書俄皇，以北緯五十度爲兩國在庫頁之界線，俄皇不肯贊同，卒由美國公使建議，由日本出資收買，而日本朝臣，又以此島無甚用處，加以反對。日皇復致書俄皇，請以劃界之事，歸美國公判，可是俄皇總不贊成，到了一八七五年才決定以千島歸日，庫頁歸俄，日俄兩國的疆土之爭，至此始定。然交涉工夫，首尾已費十幾年。這是日俄第一次正式交涉的成績，也可以說是日俄第一次紛爭的結果。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除了整頓內政之外，不斷的向外發展，於是豐臣秀吉征討朝鮮的精神，因之復活。侵略朝鮮，在那時候的日本看來，似爲急不容緩之事；而當時朝鮮的宗主權還在中國，所以中日兩國朝鮮的利害，到處衝突，這就是中、日、戰、爭、發、生的、一、個、大、原、因。至於中日戰爭的種種經過，以及其他情形，不是本篇所討論的範圍，現在姑且不講，專論中日戰爭前後，俄羅斯所取的態度如何？朝鮮東學黨之亂，歐美各國在表面上看來，不甚注意，獨有俄國駐日的公使，在日本遣兵調將的時候，首先詢問日本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說：「日本近來遣派軍隊到外國去，究竟日本的敵人何在？」在俄公使的意思無非想以閒談的方式，探聽日本政府的方針，可是這已經可以證明俄羅

斯對日的態度和其他各國不同的地方。同時俄羅斯的南下，和日本的北進，雙方的衝突，也是一天走近一天。後來日本變本加厲，派赴朝鮮的軍隊，逐漸增加，態度也日益露骨，歐美各國，亦覺得勢難默視，然而首出干涉的就是俄國，當時俄國駐華公使迦西尼，正告假歸國，途經天津，李鴻章將日本侵略的實際情形，告諸迦西尼公使，迦西尼公使立刻報告本國政府，請示一切，俄政府以為從中干涉的機會不可失，除令迦西尼公使逗留天津之外，一方又令駐日公使菲托羅勸告日本政府。菲托羅公使於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去見日本陸奧外相，問其如朝鮮內亂平定，日本是否能夠與中國同時撤兵，日政府模糊答覆，不置可否。俄國公使不得要領，乃於同月三十日，向日本外務大臣面交一個公文，稱為本國政府的訓令。其中要旨，大約說根據朝鮮政府的報告，朝鮮內亂業已平定，希望中日兩國同時撤兵，前來請求援助，俄國政府用特勸告日本政府，容納朝鮮要求，並忠告日本政府，若不撤去其軍隊，須負擔因此而生之重大責任。

陸奧宗光自接到這樣嚴重的公文之後，即走訪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並示以俄國之公文，徵求伊藤之意見。伊藤陸奧以對韓計劃，既進行至此，所以皆反對撤兵。陸奧於當夜拍電駐

俄公使西德二郎，告以伊藤及自己之意。至七月二日，才對俄國政府送致答覆的公文，其要旨如左：
俄國政府特命全權公使送來之公文，關係事項，非常重大，帝國政府（日本）已再三細讀，但所云朝鮮內亂，既鎮定一項，帝國政府根據最近報告，不但此項事變之禍根，仍未剷除，即引起帝國派遣軍隊之內亂，亦未絕跡。此次帝國政府之出兵，實出於現在不得已之形勢，決無侵略領土之意思，若該國內亂完全平定，將來並無何等危險之時，我帝國軍隊，自當撤退不誤，望俄國政府本其平日之信誼，信賴帝國政府。

日本用一種不即不離的外交辭調，婉轉的拒絕俄國政府的勸告。俄國政府對這樣的回答，當然視爲不滿，乃於七月十三日再由俄國公使向陸奧外務大臣，提出左記之通牒。

日本對朝鮮既無侵略意思，並於內亂平定之日，即行退兵，俄國政府認爲滿足，在此原則之上，希望中日兩國，早結和平之局。俄國政府對朝鮮事變，雖以身處鄰國，勢難默視，但此番舉動，完全出諸預防中日兩國之糾葛，敬祈諒察。

俄國這個通牒的內容，雖未超出日本政府公文所說的範圍之外，但同時表示關於朝鮮之事，

俄國不論何時均有顧問之權。不僅如此，俄國公使於同月二十一日，又送一個俄國政府之訓令到日本外務大臣那邊去，其要旨如左：

日本現在對朝鮮要求何事，俄國政府不得而知，苟違背朝鮮以獨立國資格締結之條約，俄國政府決不能認爲有效。爲避免將來無謂之紛爭起見，用特再向日本政府作友誼上之勸告，並促其注意。

此次通牒的要點，無非解釋前次通牒中「俄國對韓國事變不能旁觀」一句的意義。俄國自這次通牒發出之後，干涉日本的態度，益形顯露。這個通牒發出後沒有幾天，中日邦交遂形決裂，據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的報告，中日戰爭之時，俄國對交戰的種種情形，特別注意。其干涉日本侵略行爲之舉動，隨時隨地可以看得出來。

中日戰爭的結果，中敗於日，我之悲哀，即人之歡樂。日本於馬關條約成立之後，戰勝國的餘威，不可一世。正在日本舉國若狂的時候，而日本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三國干涉之事，忽然而起。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德法三國公使，相繼走訪日本外務次長林董，各依本國之訓令，對於中日講

和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之一條，提出異議，當時俄國所提出之通牒大意如左：

俄國皇帝陛下，查閱日本向中國要求請和條件，認定遼東半島若爲日本所有，不僅有危害中國首都之虞，卽朝鮮國之獨立，亦將變爲有名而無實，對於將來遠東之和平，大有障礙，故俄國政府特向日本政府重行表其誠實之友誼，勸告日本政府放棄其對於遼東半島之佔有。德法兩國之通電，也是大同小異。林次長馬上訓令日本駐歐各公使調查情形。一方請示伊藤與陸奧，共商應付。而俄國自中日戰爭以來，集中於東洋的軍艦，達三十艘，並令各艦隊準備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出發，其態度之堅決，可想而知。而歐美各國的情形，也大概不利於日本的。日本在此情形之下，於四月三十日命西公使向俄國政府提示左記之通牒：

日本帝國政府爲考慮俄帝國政府之友誼的勸告，及重視兩國間所存在之親密的關係起見，對於馬關條約之內容修正如左：

第一條 日本政府在遼東半島之永遠占領，除全洲廳以外，全部拋棄。但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所拋棄之領土須酬日本以相當之金額。

第二條 日本政府到中國政府完全履行講和條約之義務止，對前記領土，有佔領之權。日本這樣的變更內容，就日本而論，總算表示屈服，但俄國仍以爲未足。我們看西公使五月三日的回電，可以看得出個中的情形。他的回電的內容如左：

余於五月一日向俄國政府提出我政府之通牒，並極力加以說明，而今日俄國外務大臣的答見，大略謂俄國政府不能滿足日本政府之通牒。俄國根據日昨內閣會議之結果，總認定日本佔領旅順，極有障礙，故無論如何，不能變動其當初勸告之主張。

日本當局接到西公使的這個電報之後，益明瞭俄國不願使日本在中國得尺寸之土。那時候的日本政府，戰既無能，故在四面楚歌之下，無奈何之時，最後由外務大臣陸奧對俄德法三國公使發出極簡單的通牒，表示日本政府容納俄德法三國政府友誼的忠告，拋棄遼東半島的永久佔領。以上的情形，可以說是俄羅斯彼得大帝遠東經略的方略與日本大陸政策第一次的衝突。

三 日俄戰爭前後的日俄關係

不必說三國干涉的主動者是俄國。俄國最初想用政治的手腕來解決朝鮮問題，後來看日本軍事節節勝利，非用武裝干涉，勢難成功，所以一方面集中遠東的艦隊，靜待機變，一方面用外交上的技能，拉攏德法兩國，取一致的態度，以達其最後之目的。俄國之所以出此者，無非想維持其西伯利亞、鐵道的傳統政策，伸其勢力到滿洲及朝鮮，以貫徹其彼得大帝經營遠東的方略。一方面日本呢，這時候的大陸政策，早已發軔，他若貫徹其北防政策，也非更進步不可。換而言之：俄羅斯、非抑制日本，無以伸張其在遠東之勢力，日本非打倒俄羅斯，在朝鮮、滿洲亦決無用武之地，這就是日俄戰爭的起原。

中日戰後，日本以三國干涉不能逞其獸慾，怨恨之深，自不待言，所以在這個時期，日本外交史上叫做「臥薪嘗膽時代」。俄羅斯帝國當然是日本人眼中之釘，非去不可。一到俄羅斯租借旅順，更予日本人以極烈的刺激。當時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作兩派：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主張親俄，他們的意思，以為當時的俄國，以地理的關係，在東方勢力，根深蒂固，若以俄為敵國，驅逐其固有的勢力，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不若與之妥協及擁護朝鮮的獨立之為愈。桂太郎、山縣有朋等主張聯英，